

记者了解到，樊芸正在梳理自己的履职经历，撰写2008年至2025年“我当人大代表这些年”的故事。其中涉及城市旧改等方面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都市面貌的改观，市民居住水平的提升等等情况。目前来说，在上海，哪些老房子该保留，哪些该改造，哪些该拆除，樊芸的调研成果，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## 为了百姓生活品质提升

与共和国同龄的毛佳樑称，自己“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成长”。在从上海市杨浦区房地局中专毕业后，毛佳樑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国营农场。1979年返回上海。他所看到的上海是“住房难、交通难、就业难”。这一段困难，如今生于21世纪10年代、20年代的孩子有些很难感受到了。比如1993年以前，上海是没有一寸地铁的！所谓交通难，大抵是加长版巨龙公交车都无法塞下每天上班高峰时的市民。“回到上海走上工作岗位，就像进入了社会大学堂，一直有种边学习边‘充电’的感觉。”在基层房地部门工作的毛佳樑，投入到参与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的工作。“那时，尽管上海人平均居住面积才4.3平方米，但其中还有一



右图：毛佳樑在上海书展发言。

些市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有2.5平方米。”毛佳樑对记者说。

当年一张定价20分的《上海民居》邮票，典型的石库门建筑。比如如今走到陕西南路287弄步高里等处，仍然能见到一些类似的石库门建筑，仍然有居民出入其间。但在邮票发行的年代，上海市民许多并不住在石库门弄堂，还有不少人居住在二级以下旧里。有些房子——一层是砖木结构，二层外墙、地板都是一些并不牢固的木板所搭，为了借取屋顶面积搭阁楼，住户不得不搭

建老虎天窗。在那个年代，毛佳樑开始接触城市规划后，想到的是——规划不是纸上画画、墙上挂挂的物事，而是该如何切实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。也有老领导告诉他，规划上的绿化用地不要挪作他用，不要成“塑料花”。

毛佳樑称，在调到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工作后，认真向老同志、老专家学习，愈加感觉到城市规划要与时俱进，要有前瞻性、系统性、可操作性，既要有战略引领，要有底限管控。“我曾在区里单位工作一些年，从旧城改造到新区开发，我的感觉，规划还是要务实，要为老百姓实际生活改善着想。”

“2001版总规”落地时，人们发现，上海的城市规划不再仅仅着墨主城区，而是探索九个新城，此后又微调到七个新城，而今建设五个新城。“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闵行等区域试验

右图：毛佳樑著作《浦江筑梦》。

